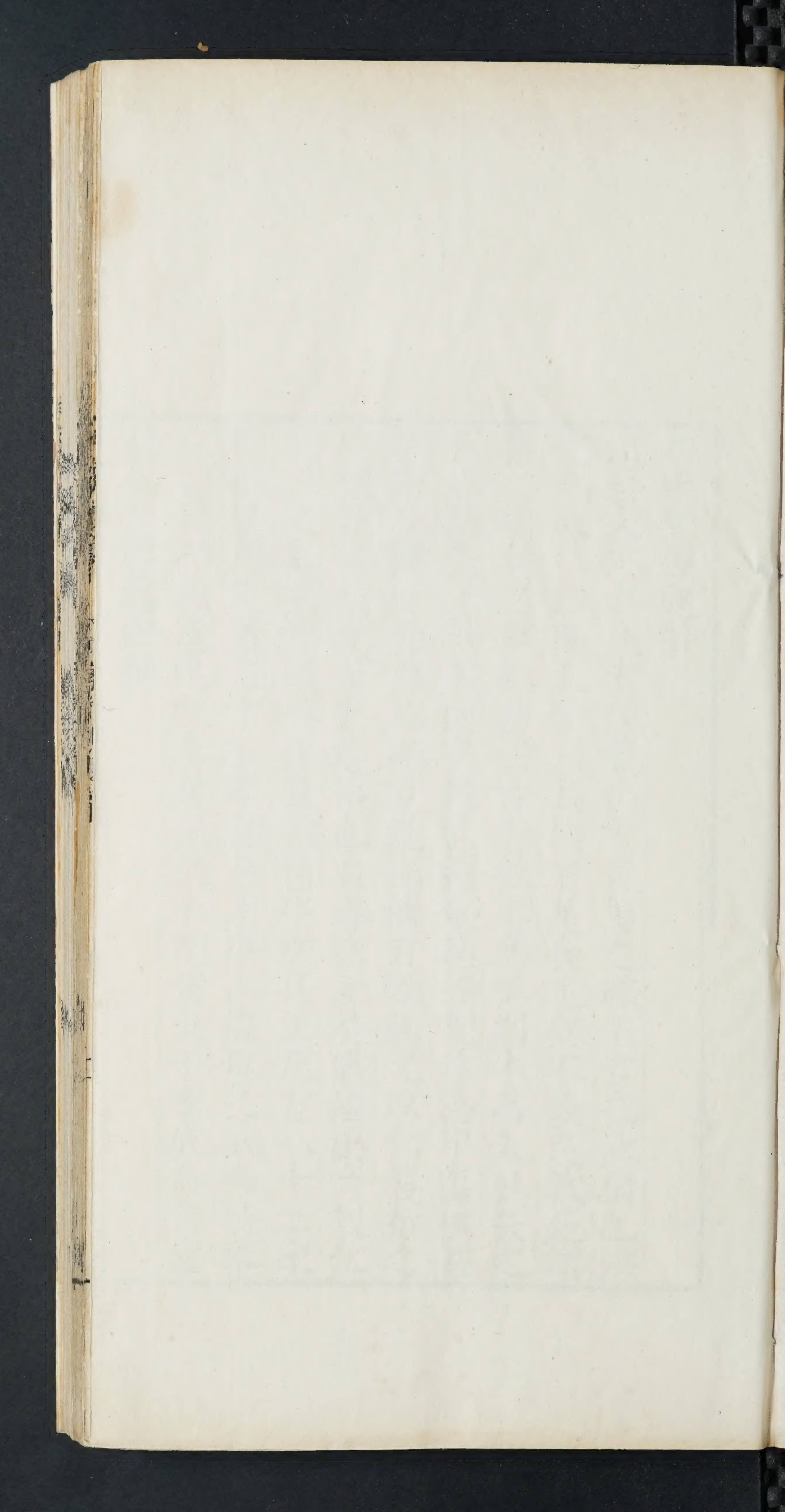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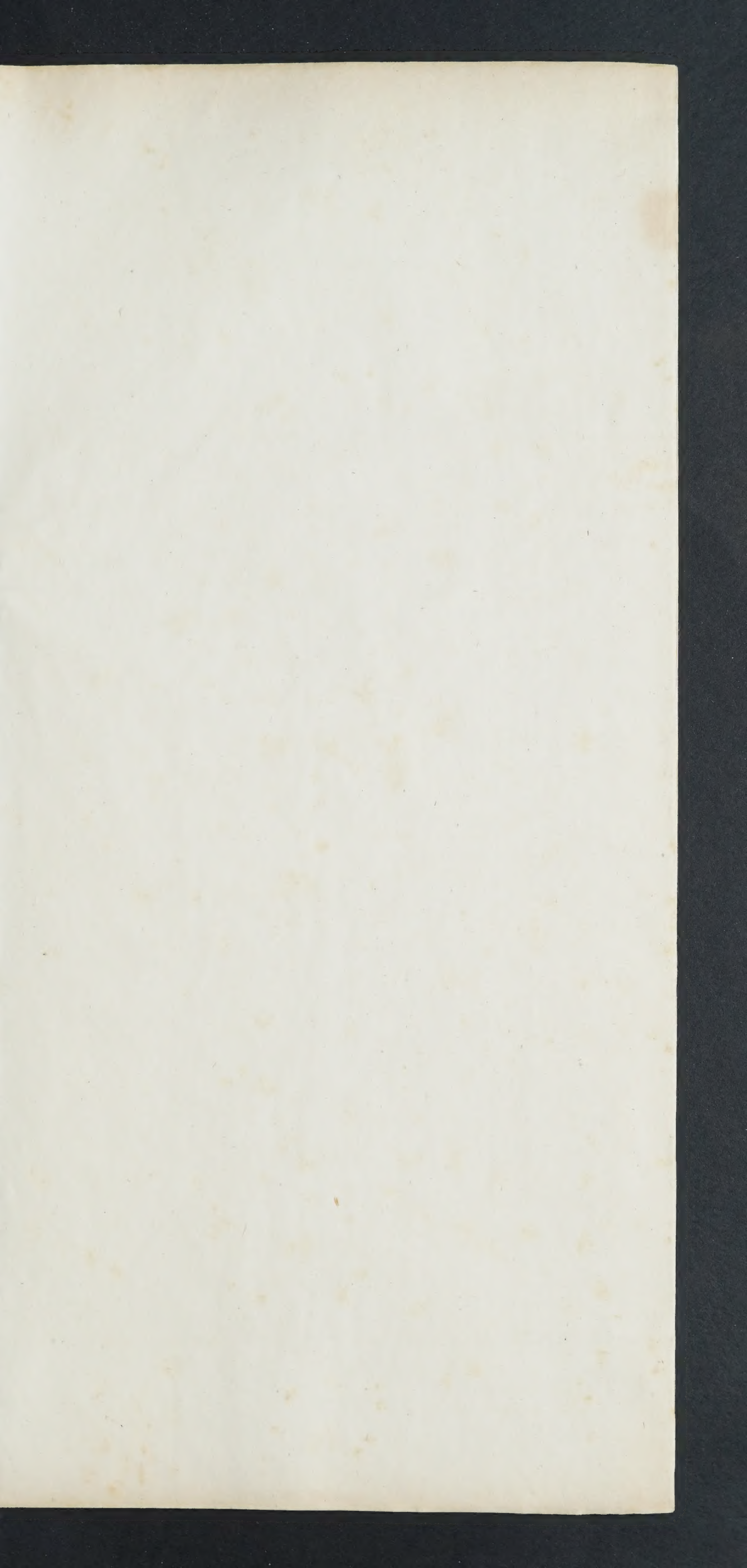








兵家類總題辭

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尚矣後世耀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録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兵家類總題辭畢

六韜題辭

周呂望著按漢藝文志無此書隋唐始著録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其辭鄙俚世俗所依託也周氏涉筆云謂太公爲兵家之祖自漢已然本無所稽僅以陰符有託而云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況談兵哉此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讀者宜熟察也

六韜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八

兵家類　太公六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

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謂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

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下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聖賢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

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柰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柰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歛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歛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在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彊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

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柰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

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
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
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
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
則爲人所害而不終於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
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
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
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守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柰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

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

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
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
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
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敎者傷王之化三曰
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
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
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强宗
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而
重賞尊爵之故强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
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
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與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

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竒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譏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彊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

而不怒姦臣乃作可以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彊文王曰善哉

舉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柰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

考能令實由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貴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黄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

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柰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發啓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

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讐之安天下者天下時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

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術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

曰善哉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下為之柰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及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

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閒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
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
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
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
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
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
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聽於臣君
不許臣臣不敢將命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
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
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鬭
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

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厲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柰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阨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

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柰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閒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

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知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

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從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

深水渡江河也彊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
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囂者所以行奇謀也
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絶糧道
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
厲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
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
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
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
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
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
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鋭將不智則三軍大疑

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彊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眞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彊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

人之壘上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彊弱預見勝負之徵爲之柰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

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彊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彊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太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絶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

城不可援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農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

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彊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三陳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柰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

陳武王曰善哉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

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力勇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

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柰何
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
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
前後相離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
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
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
勝敵雖圍周千乘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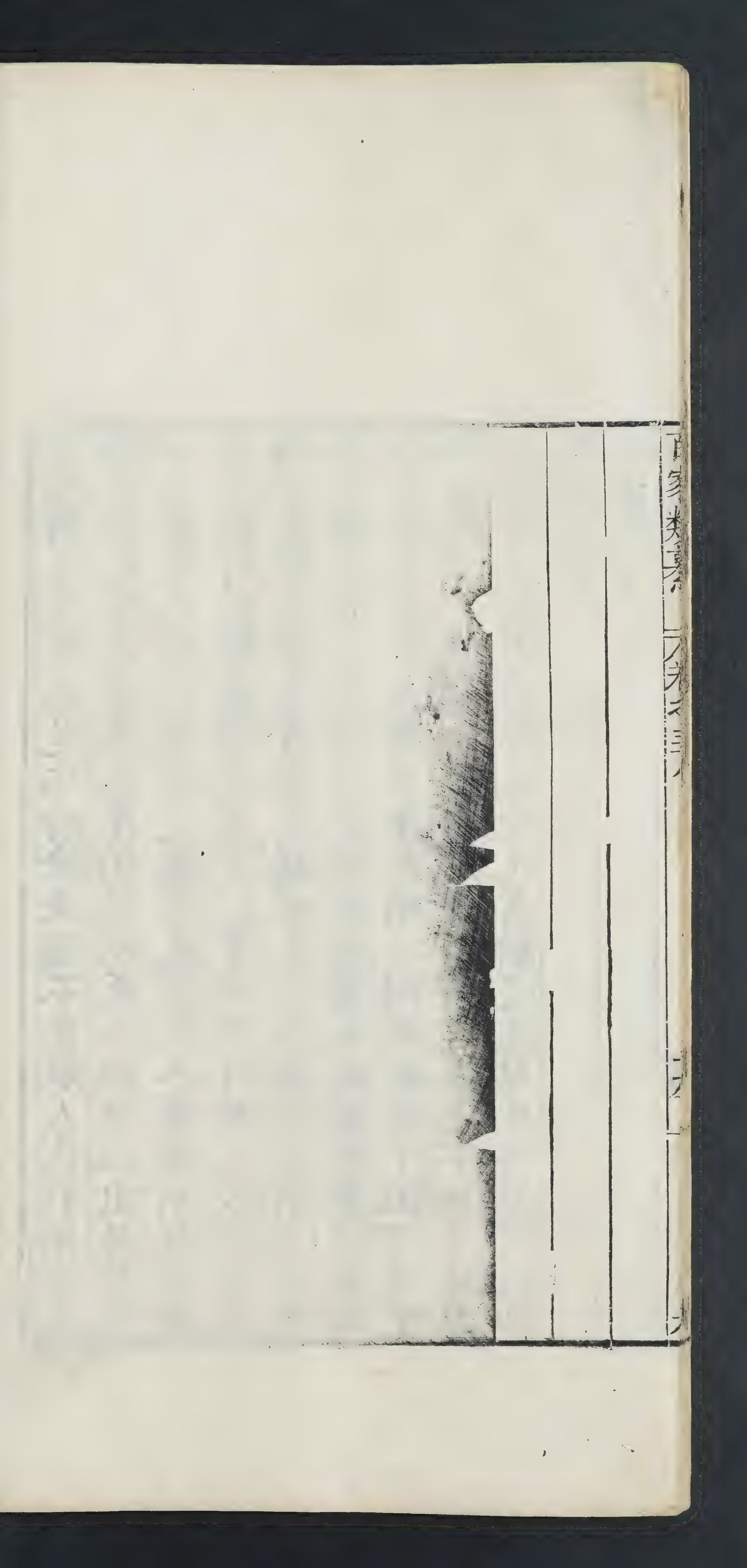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柰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
十勝柰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
車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

騎翼而勿去或騎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絶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彊弩或擊其兩旁或絶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柰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

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絶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彊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絶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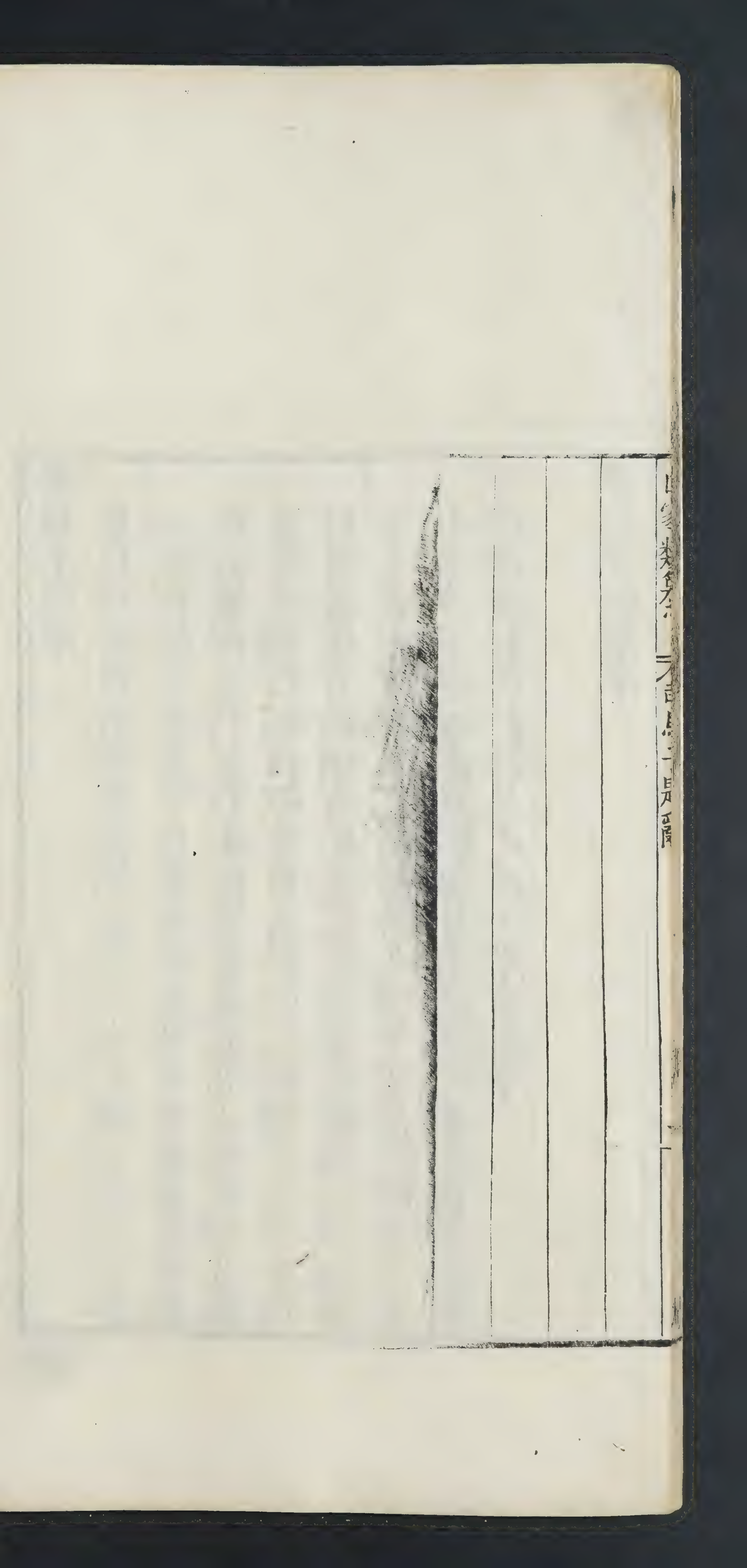
太公卷終



司馬子題辭

晁氏曰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司馬遷謂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近亦少褒矣穰苴爲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天台方氏曰司馬法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所附著也嗟乎王者之不作久矣若唐太宗李靖之問對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况有出於孫吳之所不忍言者乎

司馬子題辭畢



兵家類　　司馬法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

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
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
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
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
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
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彌而兵寢聖德之
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
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
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
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
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

至于其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刑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

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

也殺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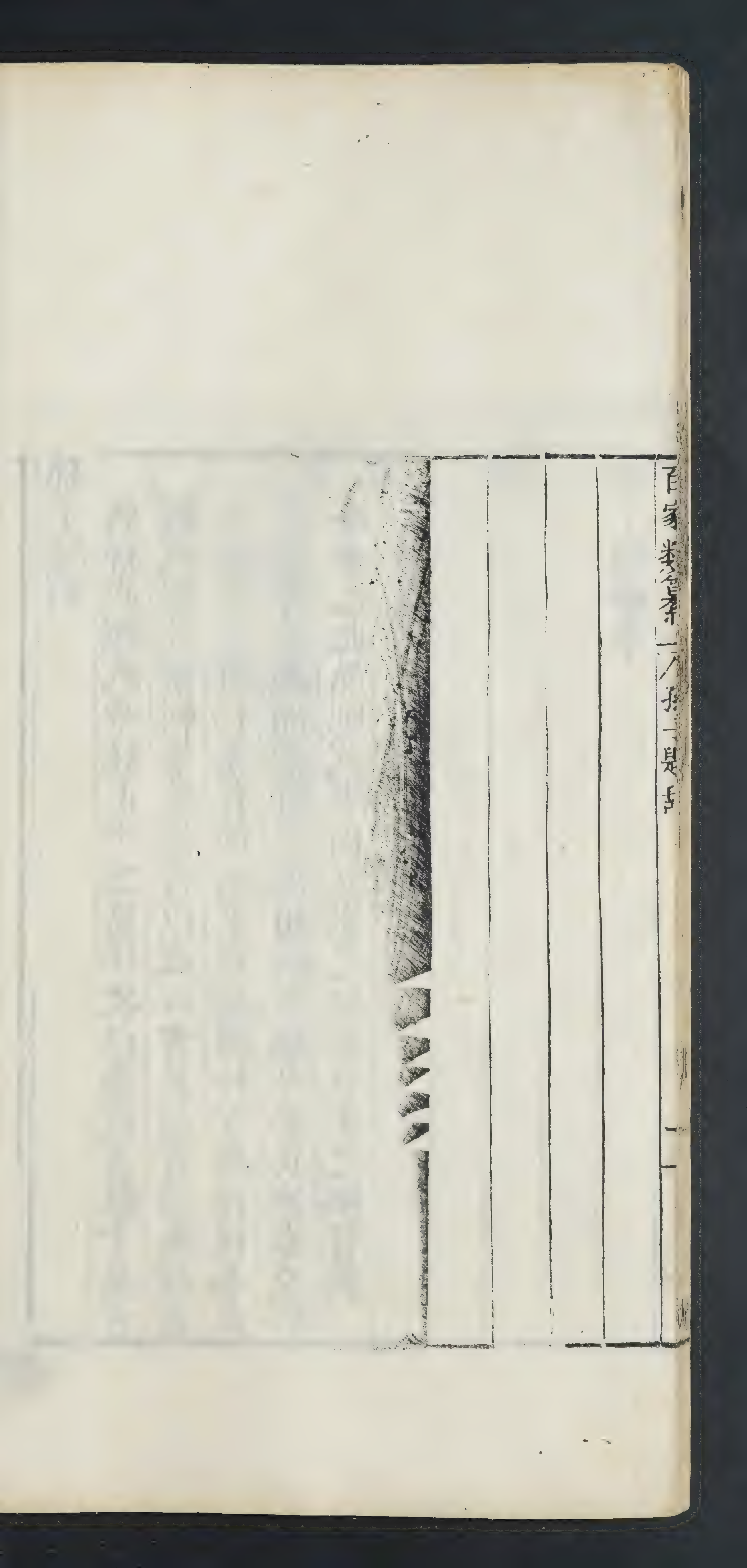
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
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
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
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
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
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
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
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
喜也偃伯靈臺荅民之勞示休也

司馬法卷終

孫子題辭

吳孫武撰武帝註止十三篇杜牧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其所著深矣按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智術相尚氣驅力奪其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與

孫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兵家類　孫子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

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
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
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
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
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
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
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吾以此
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
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

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

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
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
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
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
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
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
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
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
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

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

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

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
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
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
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
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强治亂數也勇怯勢也
强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
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
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
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

之山者勢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趍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

必攻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

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
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
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
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
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
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
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
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
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

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争為利衆争為危舉軍而争利則不及委軍而争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趍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則擒上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争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

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

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

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强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

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

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

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吾知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争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

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者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
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
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
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
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
王之兵法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
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
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

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即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

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
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
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絶不可以奪
夫戰勝攻取而不脩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
良將脩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
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
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
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
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

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莫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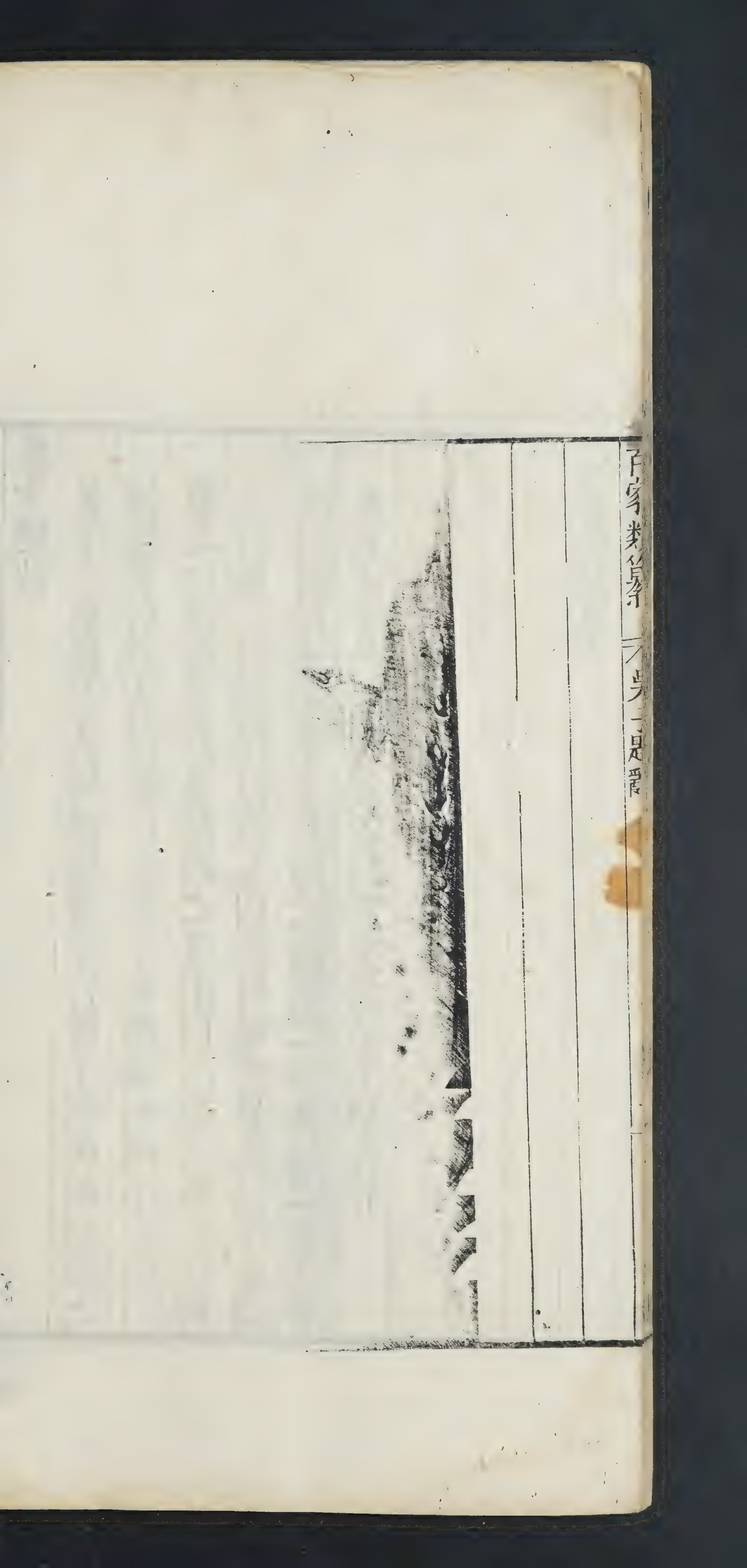
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来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吳子題辭

吳子二卷魏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猶與聞禮教之說觀其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厲之以義論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宜矣高氏謂較之孫武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優劣判然矣其或然與非邪

吳子題辭畢



兵家類　吴子

圖國

吴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

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脩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
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城若行不合道舉不合
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
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
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
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
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
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
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積惡

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强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强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强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覇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

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則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

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絶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柰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鬭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鬭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

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民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

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

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

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

當退不可追前郤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

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知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

前朱雀後玄武招揺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温廐夏則凉廡刻剔毛鬛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

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

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吴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

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賊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

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
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
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
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軍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
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
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林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
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
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
爲奇以勝之敵若絶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
柰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起爲
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對
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
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
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
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

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
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
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
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
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减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
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
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
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
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
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

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三略題辭

晁氏曰題曰黃石公上中下三略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可以存易亡經籍志以為下邳神人撰世傳即圯上老人以一編授子房者真西山氏曰予嘗深味其書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而斂藏退守不為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兵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化無方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耳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子房所受書也

三略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九

兵家類　黃石公三略

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其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强

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强其國必亡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閒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

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
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
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
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
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
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
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
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
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
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
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

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攻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功如決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

者國之命也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淨
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
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人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
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
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
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
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其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
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
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
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

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疆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

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財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
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
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
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
譽取名竊公為恩上下相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
端軍讖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
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彊宗聚奸無位而尊威
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譁
諠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
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

卑相若彊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識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贒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識曰枝葉彊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識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識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贒姦雄乃遁主任耆舊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及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主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鬭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禦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

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埶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主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埶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為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

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下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

民則贊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
疆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
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
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
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
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
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
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
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疆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

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仇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不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主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

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主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怨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

高而名揚於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

贊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黃石公卷　終

尉繚子題辭

尉繚子五卷六國時魏人所撰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而又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是其說雖未純王政亦能窺兵之本統者乎或者謂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又何其刻深少恩也則其說自相背戾矣余意尉繚子蓋談兵非用兵者故其說屢變而不一未足為怪噫古之仁人用兵猶不得已其可易於談兵也哉

尉繚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兵家類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

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制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

楫絶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强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武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

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駬之駛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

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

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能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

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死戰勵士之道養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

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

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
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
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
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
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
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
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
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
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

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其牛童馬圉皆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治本

凡治人者何日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

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令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牛馬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蓋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畊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柰何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畊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醉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在其為人上也善政執

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

兵令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

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劔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

尉繚子卷終

孔明心書題辭

按孔明心書一卷共五十篇不知何人所作考之隋唐宋志俱不載晁氏讀書志有武侯十六策亦以為依託不足據此書殆近世兵家者流能知兵者假武侯之名而傳之也文義平衍無宏深奥博之旨然其論兵將事畧備矣固可為七書之義疏也因采而錄之附于篇若武侯之事悉置勿論不得以此累武侯也

孔明心書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兵家類　孔明心書

兵機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於江湖中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說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為奸悖德

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辨而觀其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

不驕富而不靡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賢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十夫善固疆埸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而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彊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閑禍為衆所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勇勇而能鬭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

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斃而後已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忠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彊不崇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齊也

將剛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彊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彊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怯怯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

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彊

將有五彊八惡高節可以厚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彊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

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止授詞訖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鬬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彊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冠之

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彊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時亦不逆天亦不逆人也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

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臯陶作士師人不干命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代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彊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試將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覽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閱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强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

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彊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彊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財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先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為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鬬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

於幕魚遊於鼎止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習服

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吏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蠹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機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耐下歛削無度信卒亂紀不恤饑寒非言妖辭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惑利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為腹心沉審謹密為耳目勇捍善敵者為爪牙

謹候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不律則凶夫律者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使令審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狥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

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必因機而立勝也

重刑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則聲不可不清目威則色不可不明心威則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措莫不前死矣

蠢將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軍師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剛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

攻必取庸者則不能然也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誠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之矣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之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之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孛彗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

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也禍福之所繫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

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矣

哀死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藏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

三軍之行也必有賔客群議將識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賔

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設應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利戎馬交馳彊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者也

使利

夫草樹叢集利之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之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之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之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之以

清晨彊弩長兵利之以踰衆遇水風火暗利之以搏前擒後

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熟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事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彊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螫虫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倚其有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主同矣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石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矣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

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

古之善鬬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敵之師老糧絶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計而避之

整師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

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矣

勵士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蓄息不惓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修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

不當者滅

戰道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劒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彊弩而衛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其衆者乎

察情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人者欲人進之衆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言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妄來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踵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敬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捍急能鬬依山塹海憑以自固上下

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鬭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彊狼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乘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北狄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漢境勢失則北遁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兵不可以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鬬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

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虜自服矣

孔明卷終

李衛公題辭

晁氏曰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逸因杜氏而附益之者也按宋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靖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習之號武經七書其間孫吳司馬法當是古書若三畧六韜尉繚子問對之類則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多矣擇術不精泥於通變吾恐如趙括之讀父書者不少也僭為詮選錄其精者著之篇使知兵者得有所覽擇焉

李衛公題辭畢

兵家類　李衛公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

隆所得古法深矣
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馬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為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

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蔵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

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

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五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馬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

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

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佐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

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孫子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

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與漢兵為强弩掎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

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

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

飽待飢此畧言其槩爾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馬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五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

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什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鄉說但勣不究出處爾鄉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搶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

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機如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行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

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奇其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

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

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

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者也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

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也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鑑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弈棊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柰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變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

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

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其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鬬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曰

古者出師命將齊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叅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叅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

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

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且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

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馬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馬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

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

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李衛公卷　終

韜鈐內篇續篇題辭

韜鈐內篇者　本朝隱士晉江趙君本學之所輯其續篇則都督俞君大猷之所附著者也趙君故輯有內外篇內篇圖記自古聖王賢將仁義節制攻守便利之法外篇則辨證後儒謬演襲古之非而一以孔明陣法為宗大要本於大易太極陰陽五行之精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先天後天互為體用用心已勤為術亦已精矣今止錄其內篇者舉本始也俞君篤信師說出以神用因之南征北伐所在成功偉哉今觀其劒經射陣諸法弁發微之論即古所稱名將何異焉邇來海宇多故日求防禦之策而司馬之法顧置而不講若是編者何可少

也鄙人津竪儒耳徒守章句未能自表見以效一割之用乃知投硯男子本有超曠之見非徒興於激矣僭為纂次如右觀者幸恕其妄而相與訂之

韜鈐內篇續篇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四十

兵家類　　韜鈐內篇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為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為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為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為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

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寘寘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屬心五營軍士

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為吉明則有一兵亡兵少出二星忘兵半出三星忘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毒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為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為貞布八坤於外以為悔壤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折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

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内外三十二陰皆為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為先鋒北為後游東為左翼西為右翼東南為前軍西南為右軍東北為左軍西北為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為殿二爻為中三爻為戎四爻為駐五爻為前六爻為先鋒卒在其中矣内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為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為直將為明兵為和陣為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之謂與

䷆ 坎下坤上

師 伏羲 貞丈人吉無咎 文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周公 象曰師衆也貞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正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左次無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孔子

握奇陣記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於易象而爲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坎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坎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内四陣爲地地載乎内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内四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内四陣爲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

其中也規環為圓對待為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為龍乾為首坤為尾兌艮巽震為四足坎離為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圓三則内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馬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内馬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内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為外營一為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為握奇戰揄罔于坂泉擒蚩尤於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輙以兵師分内外為營衛内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黃帝握奇經曰（風后所作）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真聖人之筆也）

五行三才陣記

五行三才之陣周太公呂望開國之所作也軒轅制陣始於五方終於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之用其全也太公翦商乃繕其法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為九區中區為中軍外八區為外營制軍三萬分為五軍布于中央四隅以為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表其中以為閱地教閱之所蓋天地之數水位西北火位西南金位東南

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之故以五行爲名也至乎陳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爲正各安其所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復於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爲奇㷋馳突擊進退無常是謂三才陣蓋天位乎上人位乎中地位乎下奇兵以前爲上以後爲下以左右爲中三停而出之故又以三才爲名也莫非詭其名以秘其法實五行三才同一陣而已或者謂五行黃帝所作三才太公所增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爲五行日月星辰斗杓指皆爲天才山川險易丘陵水草爲地才將師士卒器用之資爲人才此後世兵家臆度之說悮之甚矣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

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一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為三防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為井字四百畝為公田外四旁八百為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馬是為三才之陣也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

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馬卒之數視民馬以是為差凡四特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鄉有事以比人為伍同伍為列比

長為公司馬以閭人為兩同兩為拒胥為兩司馬以族人為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為卒長以黨人為旅同旅五車為一隊黨正為旅師以州人為師同師二十五車為偏州長為師師偏將是也以鄉人為軍同軍五偏為陣命鄉為軍將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備後為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為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春秋之時諸侯有戰而不敗者孰非得其大畧者哉

周禮（軍伍之制陣法不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

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為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饒也）唯田（獵也）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周禮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陣（一字平列以為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数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群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述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為常）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孫卿之位）載旜（通帛為旜）鄉遂載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旟（鳥隼為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群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脩戰法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

表除田夫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誓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狥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一表乃止三鼓摝鐸掩其口而振之群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驟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行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以三鼓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此第五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五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為魚麗陣按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鵝陣鸛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

叔段于鄢矣又因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于管矣又因卞莊刺虎之勢一代宋衛蔡三國而盡取之又為三覆以待北戎衷戎師於中前後夾擊而盡殪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中軍無將王自為之）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為左拒（左軍結為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左軍結為方陣）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鬭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原繁高

渠彌為中軍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合三軍聚攻王卒）王卒大敗

荊尸陣記

荊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皆楚先君）篳路（柴車）籃縷（敝衣）以啟山林至武王始為軍政而備於莊公荊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荊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馬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為先鋒戴茢為號慮敵有無右軍

次之挾轅為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于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衰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其王與晉人鄢陵之戰三遇郤至之軍而遭褻其目輕揺妄動如此何有於武王之政哉

左傳楚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孑孑鎗屬蓋楚人至此方識制長兵以授旅也以立陣法莊王霸强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戎廣兵車名左右廣各十五

乘游闕以為游兵（游兵主往来主補缺慈以上三句皆言奇正之等）廣有一卒（百人為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偏卒在廣之兩傍一說二十五人為兩）於陣則分為二拒（上軍左拒右軍右拒上言卒伍行陣之法）以調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調卒有法如此）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右軍挾轅以為戰備）左追蓐（前軍弃草為號左軍急追而進）前茀慮無（前軍戴茀於首慮敵有無見敵則去茀）中權（中軍主權衡以為進止）後勁（後軍主堅勁為殿此言軍行在途之法）軍行之翼日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日得其遠近之節如此）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為五十伍為兩百人為卒二十五乘為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

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為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茍吳伐無終山戎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為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為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為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為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為伍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即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

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荀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後僭用四軍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為之而已耳伍法為古人所重如此夫

左傳晉荀吳伐無終及郡狄于太原(大鹵)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十人)共車必克(以步共車陣之用有克之之理)困諸阨又克(阨地利用寡)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自去車)乃毀車以為行(步陣)五乘為三伍(併伍乘之卒令分為步隊三陣大約臨時分布取其立成陣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為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兵車一陣五陣各居[illegible]處)兩於前(前二隊)伍於後(後伍隊)專為右角(右地勢險故一隊)參於左(左地勢平故三隊)偏為前拒(車當前以為禦)以誘之(為離散之陣以誘狄)

至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乘狄未陣迫而擊之）大敗之

鷄父陣記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闔廬）霸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為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為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奏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也）秉袍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萬人以為方陣中軍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慝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

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卒（車一乘卒一兩）教吳車戰至是始伐州萊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褁之中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褁之中與四隅五乘為正四方八乘為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吳車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是以發之故也

左傳吳人伐州萊（楚邑）楚薳越師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熸（失氣）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

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尚威之意胡沈之君幼而狂三國之君年幼而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
頑夏齧年雖壯而性愚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楚令尹死其師
熸帥賤多寵遠越非正帥無以服軍中寵嬖之心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
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
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弱後者敦陳整旅
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指此先犯胡沈
與陳為三軍以繫於後敦陳整旅即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
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囚徒不習戰三國爭走而亂
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

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許頓蔡奔楚師大奔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為四兩一兩分為伍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為十伍以為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别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為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胠廣戎驷乘大殿等八陣之名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

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為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碁䟽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老泉臆說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申驅大殿駟乘啟胠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畫碁何足以為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

故二百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同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多二百乘為卒萬人以為副二倍從之兵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

多有淫亂萊莒除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軍名）穀榮御王孫揮（王孫揮為先驅帥穀榮為禦）召揚為右（為先驅王孫揮之車名）申驅（次前軍名即副先鋒）成秩禦莒恒（莒恒為申驅帥成秩為御）申鮮虞之傅摯為右（傅摯申鮮虞之子也為申驅莒恒車名）曹開御戎（曹開御莊公戎車）晏父戎為右（為莊公車右）貳廣（公副車）上之登御刑公（刑公為二廣帥上之登為御）虞蒲癸為右（為二廣刑公車右）啟（左翼曰啟）牢成御襄罷師（襄罷師為左翼帥牢成為御）狼蘧疏為右（為左翼襄罷師車右）胠（音脅右翼曰脅）商子車御侯朝（侯朝為翼右帥商子車為御）栢跳為右（為右翼侯朝車右）大殿（後車名）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夏之禦寇為後軍帥商子游為御）崔如為右（為後軍夏之禦寇車右）燭庸之越（人名）駟乘（駟乘四人共乘殿後也）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晉邑）為二隊（齊帥分為二部）

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
陰之役

司馬法握奇營記

司馬法握奇(音期)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霸天下之所作也
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
乘故制立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也管仲為五偏之
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為
一軍也至穰苴為司馬復行周公丘乘之法復布黃帝握
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與
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圓陣也因以
圓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多寡要隨時

而用之穰苴謂餘奇為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為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為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百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損益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為司馬法云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

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
八陣六陣（以二陣為游兵）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
為陣之部署一軍則千軍可知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霸天下之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
外俱圓黃帝变為握奇內圓外方孫子変為乘之內外俱
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而已故因而名之曰乘之
其用一出於易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為四層
伏羲方圖則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
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水

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圖方圖相為
經緯外圜二十有八陣分為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
圜二十陣分為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圜十二陣為
中軍裏圜四陣為握奇大小相包衆寡相裹奇正相涵一
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闔廬使教宮
女者蓋即此圖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誌有之自張良
韓信次序之後為諸呂所竊不復傳於世惟每歲立秋之
日例陳孫吳六十四陣以為貙劉故事而已是時槩指為
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若奇正行列疏數遠近之節則於
兵勢篇中節短勢險之義鷙鳥發機激水轉石之譬者具
載之矣

天台董氏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第三層四隅為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其最裏一層為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

兵勢篇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兵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

一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
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
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
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
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
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處之以利動之以本待
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
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
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

勢也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覇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為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為外营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

大戰以代枉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為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為正也礮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為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為四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夫戰國之士善為形勢者有繇叙王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為要法亦幸乎

人不知其為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棊勢暗合云

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則鬪象棋亦戰鬥之事乎

元恠錄唐肅宗寶應元年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夜聞鼙鼓之聲介曹入報曰金象將夜警也竊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過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有一卒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握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立（見事物紀原）

宋書李綱上車制曰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

諸車為兩干雙輪上載弓弩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
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
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
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
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
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宋書魏勝上車制曰如意車上為獸面木牌大鎗數十
垂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
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又可以
禦箭鏃有弩車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鋋一人能射數人
發三矢可數百步有砲車在陣中騎又在砲車中兩陣

相近諒射可及則陣中發弓弩箭砲敵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戰戰合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掖陣追襲如少郤則入陣間稍憩伺便出擊

垓下陣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閱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為前西南為右東北為左西北為後左右前後之中為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為大將信乃以孔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為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後漢王在韓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為拒先鋒所以為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

内為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軍必斂兵自救而信或反為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優劣之辨馬隆曰淮陰用之魯公（羽死漢以魯公葬之）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為三覆大略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史記五年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衆十餘萬先合不利郤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為之其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為之宗握奇為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為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為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為正四獸為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

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為餘奇大將所握別為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兩翼翕張以為權也爪牙往來以為勢也身體手足鶉立鷙據以為主也氤氳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為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衡軸衝分配者有演為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為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

無速奔退無據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数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横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

太乙統宗曰四維為正四方為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兑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瞿唐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為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

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騎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為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為殿後之兵云

扁箱車陣

扁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蠻之所作也古者車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為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為殿或九乘為偏或十五乘為偏或二十五乘為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為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迨漢衛青李陵始用車以為營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以後出入迭戰豈古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木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

兵不能討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陣相副為一陣三百人為遊迹依孔明陣圖為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三層二十四陣四層八陣路廣車上以木為拒馬攢簇外向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高則難用故扁其箱以承之故曰扁箱車也扁誤作偏非瓊山丘濬所謂凡車皆二箱獨隆為一箱之說也亦非張熚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征與深入者虜情未諳地險未審皆當固守為之本孔明八陣圖內外相包部伍不亂所謂先為不可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為深知兵法云

綱目馬隆傳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晉帝每有西顧之憂馬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卒之鼓行而西醜虜何足滅哉帝從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於是西渡溫水羌虜木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地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以蔽矢石且戰且前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唐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信乎

正兵古人所重也李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鉤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為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圓外直畫之為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為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

人為率騎隊二十五人為率東隊七十五人為率車曰駐
隊步曰戰鋒隊為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為奇居後
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為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
其　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為營法五箱為方
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斯陣也
以開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為盡孔明之閫
奧則猶有間也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
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
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
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

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因地之方）行綴應於天（象天之圓）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也）去師隊（騎也即跳盪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兵）

前進以五十步為節（定眼）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籠鎗跪坐（籠槍以手執槍橫當膝處跪坐曲其前脚八字而立）於是鼓之三呼（喊聲）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焉也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二十四馬當一車七十五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

智如神惟陛下有馬臣何足以知之

唐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有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為營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開元皇帝講武儀註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有司先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墠地為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為三軍皆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相去五

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至日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
鐸分循以警衆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
乃表擊鉦騎徒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
擊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
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
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北軍亦鼓而舉
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陣西軍
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
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
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
陣迭為主客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

法為陣以應之騎兵皆如步兵之法

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隨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為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為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東第二團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為方陣四面外向

護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内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為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為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為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蹙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欲救於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蹂行列難行雖將如列錡尚無疊陣之善策況其他乎

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為十二小陣四隅四陣為奇四

方八陣為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為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圓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為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擄騎奔衝復變六花而為此也唐太宗蓋用其法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為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為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為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通鑑綱目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為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為正以馬軍為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右角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四正取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為首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眾者也

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侯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侯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後之左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左三鼓八正就列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右爪之間左門在左爪左角之間右門在右

角右牙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為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為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為十二將兵凡騎分為四步分為八騎居四維為奇為首步居四方為正為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為十二辰混步騎而為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騎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為戰奇正相混

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番將薛萬徹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黠桀之資苟騎兵別聚為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權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蓋如此

唐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四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悞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處

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

敵以為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飜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互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為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已為前衝亥為後衝寅為左突申為右擊酉為白雲卯為青龍午為大赤子為大黑辰為摧兇戌為決勝未為先鋒丑為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為十二隊而為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

都馬步軍萬八百戍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多兵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為營動則為陣逢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戰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平戎萬全陣記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車四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四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布為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為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為戰備陣中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楼八座別用八千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百八十人也皆為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

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十人分為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為奇蓋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由茲而起矣

常陣記

常陣之陣宋真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暴集偏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面不支輒為所破不利往往如此也真宗出陣圖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障以木

拒馬或大車陣内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為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為二行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為藩蔽號為拐子馬効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為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為應援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鋭充其數真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為主以覊縻為道以捍禦遮蔽為固而已長驅遠闘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此國之所以亡也儒臣不以兵為意區區以聲容議論之末務其流禍至於中國變為夷狄豈不烈哉

論陣法正宗

學按古陣法伏羲易象為之宗軒轅握奇觀象而成者也孫子乘之戰國象棋又得握奇之秘旨者也自是以後不復傳矣諸葛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方之制馬武侯既沒賴瞿塘遺跡縱橫獨存有李靖能識其扃鑰開一代之民域盖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於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又孰考之耶文士紛紛穿鑿陳言妄立形勢巧而無用學聚圖而辯之竊憂聖人之法不傳而天下之亂無日而已也然正宗不演終迷擿埴辯與不辯均為無益故不得已槩其始

終繪為鈐圖凡十有八勢以條論辯之後其陣隊分数將校名色戰守節度復約為法以條鈐圖之後千載不傳之秘庶呈露無餘云

孔明出師常用十二萬人其法步兵六十四陣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陣各一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冲各以六為陣中軍以十六為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後軍也四奇者前奇右奇左奇後奇也四冲者前冲右冲左冲後冲也制兵不離前後左右中五者而已中軍為身四正為四頭四奇四冲為八尾首尾相救變用不窮皆出於冲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將領之分為中軍四正四奇一十二陣之羽翼爪牙馬行則

居前止則居後戰則進退無常位猶十二辰流行四方以出變化之功也中軍冲騎八陣四將軍領之一將軍各領二陣前冲隨前校之步卒右冲隨右校之步卒左冲隨左校之步卒後冲隨後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央也四正冲騎八陣四押衙領之一押衙各領二陣前冲隨前軍右冲隨右軍左冲隨左軍後冲隨後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四奇冲騎八陣四總管領之前冲隨前奇右冲隨右奇左冲隨左奇後冲隨後奇子午卯酉居四方也李靖十二辰陣蓋得其法不在戰場四正四奇各步兵六陣臨戰隨敵所向之方增損不在此例也如敵當其前前奇左奇各撥一陣入前軍右奇後奇各撥

一陣入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為方陣謂之二拒四奇各五陣鼎足而立此奇正重輕之别也中軍後拔八員前後左右校各領步兵四陣前後左右冲將軍各領騎兵二陣中軍所領無非精兵破敵之所賴者也非特為護衛主將設也故陣開兵出必以前校步兵四陣前右冲四陣當前出布駐陣以為先鋒之援四正四奇將校各三員總三十二員夫中軍步騎卒三萬二千人外八營步騎卒九萬八千人中營將八員外營將二十四員無非握奇起數前聖後聖錯綜相合有如此也使黃帝孔明復生於世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無增損之法

韜鈐續篇

营陣四形

駐陣二形

圓形

方形

為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為曲為直為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

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圈為隊一畫為行先筆之紙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為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用功須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强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戰陣二形

三疊勢

奪前蛟勢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馬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擂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

馬是也先合為正後衝為奇奇復為正正復為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可禦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茲乎倘得數萬之兵教閱經年北虜東倭其何能逞令之為大將者先事欲求滿千之人而教閱之亦不可得臨事則與之以烏合之衆望之以旦夕之效責之以寡勝衆以弱勝强以疎

勝精之能夫安有是理耶忠於謀國者願加之意

發微四章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着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位定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為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圓也諸葛亮則之是為方陣故首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為天陣於內為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為風雲上下不動為衝

兩端不動為軸卯酉相當為衡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為天陣於坤為地陣於巽為風陣於艮為雲陣於震為龍陣於兑為虎陣於離為鳥陣於坎為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為奇六七八九十為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内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黄帝之陣天也衡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軸也各居内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為奇一三五七九為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

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為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猷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為正以合中衍而為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為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曆數以九府而作圜法以九州

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
作陣法無非用九一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
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
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
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羲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出
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
相関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変
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
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為正而險所以為奇黃帝
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為正而動所以為奇太公之陣
五行為正三才為奇周公之陣三軍為正游闕親戎為奇

象棋之陣象士卒為正車馬礮為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為正前左為奇孔明之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旁擊為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為正馬軍跳蕩居後為奇及乎臨機制敵變化無常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勢為勢而不本乎理所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强合以為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為準則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為八陣圖者夫
兵為陰坤者陰之卦為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
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為師也
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
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無咎六五曰田有
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
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為比也六五曰顯比王
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為謙也六五曰不
富以其隣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
國坤貞震悔為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為復也
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坤

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無咎離貞坤悔爲
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
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
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
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
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囂
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四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
係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敦陳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
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瀕於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
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

也駐隊之前為前陣前陣之前為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峙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

靜則隆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繫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强為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為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為第二層十相連而為第三層五相連而為裏層合而為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為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為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為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為第三層巽震恒益相對而為裏層亦合而為一者也圓圖之卦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

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南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折自無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為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外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廓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為八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與

誰歸

韜鈐續篇卷　終

百家類纂後叙

慈谿玉壺沈君鋟百家類纂既成屬稷次諸末簡夫鮫室之珍非探奇於良賈孰窺木難之精琪園之卉非搜英於絕藝疇覯天種之靈故倚相稱能於墳索太史楊博於淹竆然自青藜之燃而剗繁於七略總要於七錄暨四部七志讀書記書錄解題竝采華襭粹為世希寳說者固病其破碎綴雜為全書之蠹

不知童而習之皓首莫窮殫精研極卒罔諳其大較奚取於兼通哉玉壺君之類纂取班固藝文志道法名墨從横雜兵家可觀者各從其類而纂其精雖言人人殊咸析其閫奥而華遂靡遺盖自其髫時承庭教家傳即鋭志文學得易簡之功故是集氷犀呈露神品駿發識探奇良賈搜英絶藝俾觀者不必涉鮫室履琪園而珍異洞矚也不亦富且懿哉

學者誠能廣覽約取遡流窮源則有以涉學海之波瀾不苦於望洋之歎矣是固經超之法門而學士之所當共珍者乎敢借為之言若夫百代文宗諸輯銓轄經史綜微性命俟更僕為導揚云

隆慶元年春三月吉旦

知含山縣事三衢王之稷譔

百家類纂後叙

夫多岐亡羊多方喪心自昔人病之矣吾夫子没而聖學不傳於是師異道人異學百家殊方各以其說爭鳴於天下而習其說者往往局焉而不通雜焉而不該有如十二七國之時互相雄長莫能總一而道術遂裂於天下漢董仲舒氏尚知憂之而其陳策於孝武也諄諄然主罷黜之議亦可謂超識遐覽能

尊吾孔氏者矣然則君子於百家之說辭而闢之猶恐其焰之方張而難撲也況可取以亂吾孔氏之教乎雖然乃其宗本則固有在也夫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其歸同而致一也是以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非故不亂且惡也自有所不可焉耳此吾孔氏之道如大君執其威命靈爽以號令天下而百司庶府方且

各為之奉奔走之不遑尚敢有睥睨其間而
奸吾王者之命者哉故學者苟有得於同歸
一致之理則雖百家以至於千萬億家而所
以為同歸一致者固自在也苟無得於同歸
一致之理則雖吾孔氏之説固亦有自相牴
牾者讀者且眩然莫知所適從矣而況其異
於孔氏者又惡得而知之哉然則類而纂之
是亦吾孔氏之所不棄而知道者或將有取

也沈君氣雄而學博故於百家之說皆各為
之鈎其玄而表其大都吾願學者誠有得於
孔氏之旨也則讀是書者庶可以不至於惡
且亂矣夫

隆慶改元立夏日太岳山人雲間楊希淳敘

百家類纂跋語

余過含山與玉壺沈君語其辨博無雙吐華溢槩如剖石渠之藏覩天祿之秘促席竟夜分至忘寢寐余甚異之既出百家類纂示余余始諗君瞻于談殆流風所韞挾云嗟嗟沈君兹刻不可朔六經哉今夫天地民物之精皇王帝伯之蘊闡其全于六經發其粹于百子聖人著經明道渾博包涵辟之日月光昭

無遠不屬百子得于性之所近力之所陶人持所見論著其說各成一家之言雖六經支流餘裔猶繁星麗天類增明于日月爾學弗統觀六經無以識聖道之全不析考百子無以識聖道之大經子相須實與三光並耀運旋萬古而不可一日盲翳者也第士人博不皆張華欲搜羅群籍則難富不皆劉德欲募書四方則難辨不皆卜商欲明分三豕則難

敏不皆王粲李邕欲一過萬言暗誦寘通則
難四難有一雖窮年皓首百子靡可究矣矧
皆士人所難乎百子未究即睹二曜而瞽于
繁星何以廣窺天體邃測經源哉況君綜核
群書研精殫力廿有餘年于茲洒總統百家
鈎其玄而芟其疵遂成純帙士人一披閱間
以洞性命則璧窟珠囊以悉技能則衡持鑑
握以諳法象則矩運丸拈以察機權窮物變

則鯤躍龍翔麟遊鳳峙霞綺烟舒霆奔電展嶽蓄溟涵而莫罄其狀態也不必遐獵玄蒐令人心融智裕神爽真顚可通萬方之畧矣何四難之足虞翊經之功不其偉夫余篤與沈君知其苦心樹績足隣作者漫贅一言于篇末爾

隆慶改元歲在丁卯夏五月朔日傅巖築夫

全椒王作霖譔

刻百家類纂跋語

夫圭璋絢美產於藍田梗梓殊芬儲於鄧林物理尚爾矧人乎哉我師沈先生自蒞於含靈綜道猷勖奮作述乃積諸生於堂正坐自講發揮性命誾誾秋秋響如振玉猶且品其文藝掄其德行此其教人之大者以故士類彬彬翕然興起矣一日出所錄若干卷各類成冊名曰百家類纂以授諸生曰先君子有

云百家子書誠有理要洞心原藉用約為奧斯固邃古之衷六經之翊也積有歲年遂以成帙爾諸生其受而讀之庶幾不病於寡陋焉諸生捧其其藉乃相與嘆曰厥今士君子論議道術毛比櫛析拘攣補衲抱咫尺之義與大道剌角而品節高下者亦淄澠並泛朱紫襍升搦筆之子安得不趨於徼哉今先生早承家學翱翔春林乃冥搜象外務摠玄致

信足以備子書之遺而窺大道之門矣盍拜
請鋟梓永其傳以惠四方則窮鄉蔀屋孤聞
寡見之士其所稗益不已多乎先生愬辭曰
文不必繩期於質語不必因期於衷令我
宗師天臺耿公爭化作人識心以仁用知惟
覺驗孝弟於躬行會反觀於默識此其學近
於性不勞而成規矩斯存師不命巧所謂華
實並茂蔚然而虎變者矣斯纂奚以刻為哉

諸生再拜固請曰古有立德立功立言然則文者言之章也故達人哲士必欲澤天下惠后世以廣功德於無窮則文豈可少哉茲先生之類纂各家不詭於聖人約文有徵於實用皆足以明道而解惑矧學自家傳意在承考擷諸子之菁華闖萬戶之閫閾多所發明有益世教先生以文光繼述播生平之底不當如是哉不當如是哉因相與捐資刻之學

宮用見先生傳道廣孝之義其垂美與芬於
百世也又奚疑乎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二月清明日
含山門下生胡來藩頓首百拜謹跋
含山縣儒學訓導侍教生蕭一祥杜世榮檢閱

門生
俞 堪 姜國詔 劉延齡
李 倫 慶有成 慶有恒
蔣 杞 吳 浙 王可訓
朱 蘊 王正心 胡可立 校正

黃　桓
唐世泰
胡來朝
馮　祚
魯　蘭
胡師啓
王子儒
曹雲驥
許尚禮
馮廷幹
蔣　鐸
王來聘

魏文邦
唐問行
過宗京
蔣天駿
丁文翰
劉　榮
胡崇書
黃懷爵
唐九川
胡　桐
唐世法
賈仲威

張弘禮
汪和春
申思傳
申　鎡
朱萬秋
俞　城
晏　煥
王景春
黃　極
張　崇
俞　銳
呂　鈿校刊

百家類纂後跋畢





